

谁是被抛弃的人

顾忠慈 徐伟敏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

2 034 3488 1

谁是被抛弃的人

顾忠慈 徐伟敏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谁是被抛弃者

顾忠慈 徐伟敏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.2222印张 2插页 98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

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0,915

书号: 10173·678 定价: 0.65元

1. 姑娘的喜悦

旅途中的车厢，是一个活跃的天地。这一趟从东北开来的长途列车，也并不例外。闲得发慌的乘客们，各人都在想着法儿消磨时间：有的围成一圈打扑克；有的凑成对儿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地谈着山海经。唯独在那车厢边角的座位上，孤身倚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。她既不与别人谈笑，也不参加车厢里的文娱活动，一个人侧身望着窗外，时而凝神遐思，时而又闪出一丝可爱的笑容。广袤的田野，矗立的小山，挺拔的树干，全都一闪而过。

姑娘穿着一身洁白的衬衫，显得过长的浅色裙子，拖落在小腿上。这身打扮，虽然并不十分惹人注目，可她那俊秀、白净的容貌，却颇为出众。弯弯的细眉下，闪露着一对乌黑的大眸子，瓜子形的脸蛋上，镶嵌着一张红润的薄薄的嘴唇。而她那特别显眼的高高耸起的发

型，似乎是我国哪一个地区的装束。

她是从吉林来的东北姑娘，名叫金雪梅。此刻正欲赶往上海去会见一个亲人。他是一位患难与共的战友，又是一位年轻的师傅，随着时间的飞逝，他又成了她的心上人。

金雪梅独自坐在硬席木椅上，微垂着眼帘，默默沉思，很久很久，一动也不动。她已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。

这位即将与她会面的未婚夫叫王少华，是一个六八届初中毕业生，父亲在上海一家医院里当会计。一个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上海青年，怎么会与这个吉林来的东北姑娘结识呢？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

当王少华从学校里毕业的时候，正是十年内乱的开始，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，红卫兵杀向社会，王少华跟着大伙在社会上晃荡了一些日子后，高喊着“工矿不去，上海不留，铁心务农去边疆”的口号，在震耳的锣鼓声中，被送往吉林省的一个农村里插队落户。

幸运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他身上，刚刚捏起锄头柄还不到一年的王少华，竟在一次农机厂的招工中被入榜上调了。他从此成了农机厂的一名正式工人。知识青年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在这偏僻的小县城里，他那有限的文

化知识当真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他自己又是一个肯于埋头钻研的小伙子，没有多少时间，就被提升为工段长，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和团总支副书记。而更为幸运的是，爱情的幸福撞进了他的心房，他与这位东北姑娘爱上了。热恋是在巍峨的长白山脉和欢畅的图们江畔的缠绵细语中度过的。两个人已是山盟海誓，明月作证，相互愿意结为终身伴侣。双方的父母也已点头默许，互道亲家。这一次，金雪梅根据事先的约定，特地赶到上海去与王少华举行结婚典礼的。

急驶中的火车，发出了一阵阵催人欲眠的节奏声。初夏的微风，挟带着田野里菜花的芬芳，从窗外扑来，轻拂着金雪梅的鬓发。她已陶醉在爱的憧憬之中，一幕幕幸福的幻景，在她的脑海里升腾起伏。啊！这有多美啊！她盼望了多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那间并不十分宽敞的新房里，已经粉刷一新，湖绿色的四壁，与那浅棕色的成套家具，交相辉映。少华早已张开双臂，热情地欢迎她了。他们俩双双来到民政局登记结婚，一位女同志笑盈盈地递过红艳艳的结婚证书，雪梅一把接了过来，看清自己的名字和少华的名字排列在一起。她欣喜若狂，雀跃欢腾，在大马路上狂奔

起来，少华在后面紧紧追赶，一把挽住她的手，双双漫步来到风景宜人的黄浦江畔，亲昵地迈步走进了黄浦公园。在这鸟语花香的天地里，留下一帧合影该是多有意思啊！背衬着巍巍屹立的上海大厦，面向着白云朵朵的远方，让家乡的爸爸妈妈见到了也能高兴高兴。一个流动的摄影者应召而来。他们俩依偎在一起，紧靠在江畔的栏杆上。摄影师微笑着导演：“靠后一点，靠后一点。”

雪梅只顾移动脚步，想把这帧照片拍得美一点。哪知，脚下一绊，倒栽下去，跌入了起伏的黄浦江中，她禁不住出声狂呼：“少华——快来救我！”

她的喊声刚落，哗啦一声，一个大大的旋涡，劈头盖脑地向她卷来……

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拉响，震醒了迷梦中的金雪梅。她揉了揉朦胧的睡眼，列车播音员正在向大家报告：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上海站已经到了！”

一丝甜美的笑容，漾起在这位东北姑娘的脸上。她在思忖，少华一定早就接到了她从长春发来的电报，站在月台上恭候她的来临了。她跟着鱼贯的人流下了车，张目四望，却见不到少华的人影。乘客们都已步出了车站，月

台上只剩下几名搬运工人在忙碌着，她只能怅然而出，站在北站的广场上，翘首四顾，焦心地等着，等着……

2. 师徒情深

失望无情地敲打着这位东北姑娘的心灵，她站在北站的广场上，望断了秋水，却仍是未见未婚夫的踪影。

一个人在惆怅愁闷的时候，常常会忆起那早已消逝了的种种往事。踟躅在北站广场上的雪梅，此刻正心如潮涌，珠泪盈盈。思忆的闸门幽幽地启开了。她想得很多，很乱。她想起了远在千里的爸爸、妈妈，想起了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厂工人，她也想起了与王少华这个上海知识青年认识的前前后后……

那还是早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。

吉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。这里风景秀丽，依山傍水，集居在镇上的居民，大都是世代相传的当地人，金雪梅的一家也住在这儿。她的

父亲是一位干部，母亲是白衣战士。而她自己也将中学毕业。老俩口对她视如掌上明珠，而天真的雪梅也确是处处逗人喜爱。她不但人品好，学习成绩好，而且能歌善舞。在那被“四人帮”扭曲了的岁月里，谁的心里不都揣着一颗愁人的心？每当见到爸爸的脸上愁云密布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就亲昵地依偎到父亲的身前，娇声娇气地说：

“爸爸，我唱个歌给你听听，解解闷吧！”

说着，她那抒情的喉音，唱出了一首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》。

这委婉动听的歌声，驱散了老人脸上的愁云。欢乐的笑容，重又出现在苍老的面颊上。这时，她才端起一盆脏衣服，轻哼着歌，到那河边洗涤去了。

这一年，金雪梅中学毕业了。她被分配到县里一家农机厂里去当学徒，而带她的师傅就是王少华。一段千里姻缘，就从这天开始，而且播下了恼人的种子。

厂领导对王少华叮嘱说：

“金雪梅刚从学校出来，你这个师傅可要对她多关心啊！”

刚刚吃完早饭的王少华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搪瓷碗，把手伸向对方。可金雪梅不习惯于这

种礼节，却是向他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，几乎让那胸前的飘带直拖到地上。她轻声说着：

“师傅，请您多照顾。”说完，脸上泛起一朵红云。

在这一瞥之中，她才看清这位师傅的模样。他竟是那么年轻，二十多岁年纪，长方脸，浓眉毛，乌黑闪亮的头发，梳得光溜溜的，上身穿一件洁白的汗衫，下面套一条草绿军裤。他身材虽不高大，却透出一股男子汉的英气。

王少华陪着这个新收下的徒弟，参观了工段的各道工序。他眼望着金雪梅的这身打扮，微微皱起眉头。一身绸质的连衫裙，上身洁白如玉，裙子青翠如葱。这怎么能在车间里工作呢？这样一个娇嫩的姑娘，干重活怎能行？

他对雪梅作了特殊照顾，每次总是分配她干一些装装小零件之类的轻便活。可这位文静秀气的姑娘却不领师傅的情，她在干完了手头的轻活后，还是主动地揽着重活干起来了。有一次，几乎出了工伤事故。少华批评她，可她却嫣然一笑说：

“师傅，让我再去摸摸吧，不去摸，怎么能会呢？”

对于这样一个徒弟，作师傅的不得不采取

特殊的辅导了。

每天下班铃响，工人们都洗手回家了，他们俩却留了下来，一个手把手地悉心指导，一个也是不懂就问，虚心好学。两个人常常要挨到上灯时分，才双双走出车间。

一天，雪梅两手各拎了一只笨重的喷雾器毛坯，哼唷哼唷地朝前走去。突然，她感到身子一轻，手上的喷雾器不翼而飞了。她猛回头一看，原来已挂在师傅的手上了，只见他两道浓眉下，射出逼人的光焰：

“你——我对你不知说了多少次了，为啥还要乱来？”

“什么，我乱来，人家喷漆工已经接不上了，你不安排好，还说我乱来！”雪梅两手撑腰，冲上几步。这位斯文而又娇嫩姑娘的突然举动，倒使少华楞睁着大眼，连连倒退了几步。

“我——我是对你的照顾。”

可是雪梅并不领情：

“照顾，照顾，全厂工人有几百，为什么光对我特殊照顾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在场的工人一阵哄笑。少华的嘴象是贴了橡皮膏，动了动却发不出声来，脸上刷地一红，别转身就跑了。

而这位勤劳好学的徒弟，嘴上虽这么说，暗地里也对师傅在生活上处处关心，作着特殊的照顾。这种关心和照顾，几乎是在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
使王少华感到纳闷的是，他放在宿舍里的脏衣服，总是被人悄悄地拿走了。过了一天，却又物归原主，突然出现了，而且还洗得干干净净，折叠得整整齐齐，安放在自己的床铺上。他问着同宿舍的人，哪知，他们也遇到了这类怪事，有人开玩笑说：

“莫不是咱们宿舍里出了专做好事的田螺姑娘？”

这件使大家纳闷的怪事，终于在一个厂休日揭开了奥秘。

同往常一样，厂休日，住在宿舍里的单身汉都上街逛去了。这时，只听见一阵轻捷的脚步声，接着闪过一个人影，走进宿舍里边，把小伙子们换下来的脏衣服，一一收集起来，抱在怀中，重又轻步走出门去。她，正是金雪梅。

正当她喜滋滋地抱着衣服即将出门的时候，从暗角落里突然跳出一条汉子来，拦住了去路，一把抓住了她，以恐吓的声调说：

“好啊，我等了你好多时了，原来是你偷

的。”

这突然跳将出来的一个人，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姑娘吓得尖叫出声来。

3. 吐露真情

雪梅定睛一看，这突然从暗角落里跳将出来的人，就是自己的师傅王少华。他现出了一副吓唬人的脸容，还声声谴责自己是“偷”，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还未等对方说完，就气乎乎地把抱在手脏衣服，狠狠地扔在地上，嘟着嘴说：

“什么？我偷？”气得扭头就走。

少华知道雪梅误会了，连忙向她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，陪着笑脸说：

“请别误会，请别误会。我是说，你老是偷偷地帮我洗衣服，已经多次了，你待我这么好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呢！”

说着，亲热地靠近过去。

雪梅本来是一个爽直的姑娘，听了师傅的

话，也就消了气，她从地上重又拾起了脏衣服，解释着说：

“我又不单替你一个人洗，其他上海青年的衣服我也洗的。你们上海人千里迢迢地来支援我们建设，我帮你们洗几件衣服，还不应该？”

可王少华却不是这么想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，这位东北姑娘似乎已倾心于他了。在这人地生疏的异乡客地，他的这颗游子之心，总该要找一个归宿之处才好呀。他的勇气陡增，稍稍迟疑了一下，就说：

“可我总感到，你对我有一种特殊的照顾。”

雪梅垂下了头，不知如何回答了。她移动脚步向门外走去，但王少华赶上几步绕到她前面，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样一句使姑娘不安的话：

“雪梅，我……我喜欢你。”

就象是突然被蝎子咬了一下，雪梅手足无措了，她那白皙的脸上，飞起一朵红云。这位姑娘的心，还从未受到过一位异性的挑逗。她只能连连摇着手说：

“不不不，我才二十一岁，这种事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”

王少华趁机紧追不放。

“雪梅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我的印象是不坏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俩就交个朋友吧！我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，下班以后，多想找一个亲人叙叙啊！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？”

姑娘的心已经被搅乱了。她的心，在狂跳；她的手，在颤抖。在这工厂休息天的日子里，一切都是那么寂静。她尴尬地搪塞着说：

“我是东北人，你是上海人，我们的风俗习惯都不同，这，不太可能的。”

王少华马上打断了她的话：

“东北和上海，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。我绝对尊重你们的风俗习惯。如果因为我是上海人，你就不喜欢我，那我宁愿终身植根在吉林。”

他说得那么认真，一脸虔诚，就象是在对天发誓一样。这副模样，禁不住使雪梅抿嘴发笑。这一笑，空气顿时活跃起来，王少华的信心也更足了。爱情的萌芽，本来就是在朦朦胧胧之中滋生的。姑娘的心，慢慢地游动了。眼前的这个青年人，他工作积极，政治上要求进步，人品也不错，对自己亲如兄长一样地关心。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嫁人的。他，也许会成为一个多情多义的好丈夫吧！雪梅的心田里，

逗起了阵阵微妙的荡漾，她低垂着头，无意地伸出两个手指，挟起胸前衣裙上的飘带，右手拿着，只管向左手的一个食指，一道又一道地缠绕着。良久，良久，两个人不说一句话。

这长长的沉默，在王少华看来，简直焦心得可怕。终于，他听到了一个带着颤动的声调发出来的姑娘的心音：

“这是一件大事，我自己不能作主，我还得回去问问爸爸妈妈。”

说完，雪梅突然迈起脚步，飞也似地奔跑起来，逃出门去，那翠绿色的裙子下摆，也跟着飞扬。少华望着她的背影，仿佛是一只美丽的孔雀，展翅开屏。他已完全神往了。

在以后几天的日子里，雪梅虽然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，但两个人的感情，却在迅速增长。每当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总是偕伴同往，共同坐在一个桌子上。雪梅还时不时地把家里带来的好菜，挟到少华的碗里，少华也总是把买到的好菜，给雪梅留一份。

这过密的交往和接触，当然逃不过周围的眼睛。有人低低地议论起来：

“这一对青年在谈恋爱啦！”

人们既为他们高兴，却也为他们担心。因为双方的家长，周围的亲属，是不是全都赞成

他们结成一对呢！

4. 家庭风波

姑娘家的羞怯，使雪梅迟迟没敢向爸爸妈妈开口。她家离工作单位很远，个把月才乘火车回家一次。当她鼓足勇气，站立在爸爸、妈妈的面前，刚要启口时，一阵狂乱的心跳，把她扰得火烧火燎似的，再也发不出声来。这种矛盾的心理，几乎使她终日惶惶不安，不能自己。

又一个节假日来临了，她回到家里推门进去，爸爸妈妈都不在家。雪梅面对着镜子痴痴地想着，“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呢？”想到这里，耳畔似乎又萦绕起少华那天说话的声音，脸上不由感到热乎乎的。她慢慢地走到自己的床边，往床上一躺，眼前，又出现了少华的那双焦盼、渴求的眼神，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歉意。她傻乎乎地自言自语着：

“爸爸，妈妈真能同意吗？我怎么开口向他